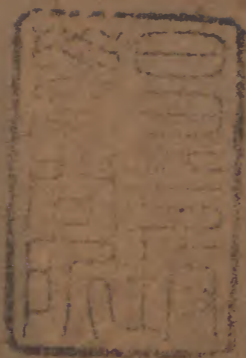


歷代史論

一編四

四



庫	文	閣	內
元	九	漢	
七	二	書	
函	一		
二	九		
四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92
冊數	10 ( 2 )
函號	297 180









歷代史論一編卷之四

淺草文庫

婁東張溥著

宋太祖論

余觀太祖之世。天下未有一人得如太祖者也。高繼冲之暴斂。周保權之幼弱。執而取之。猶孺

子也。孟昶奢佚於兩川。劉鋹淫虐於廣南。李煜貶號江南。講誦佛書。不恤軍士。無道之君。其國人望王師之日久矣。况爲之將者。又有王昭遠。郭崇岳與皇甫繼勳其人乎。夫天下無甚亂之



勢則不生。大治之。君觀諸國之所以亡。與宋之  
所以興。非獨人謀。蓋有天意。乘便藉勝。其易固  
然。所獨怪者。當時將相夾輔新主。號稱從龍。意  
必有殷才元德。卓犖其間。顧自今斷之一無聞。  
焉。王全斌。國之大帥也。克蜀之後。軍行狂剽。遂  
致全師雄之亂。使非太祖遣使招輯。曹彬。劉光  
義。協師進擊。全蜀非宋有矣。且鑠江之步騎。采  
石之浮梁。事無大小。皆出廟算。至命彬伐江南。  
戒以不殺。王者之言。義同湯武。在廷諸臣。有能

贊一辭乎。受命之後。議奪方鎮權。趙普曰。諸臣  
錄錄。皆非統御才。脫軍伍有變。彼何得自繇。夫  
惟其碌碌也。是以金錢娛樂。田宅歌舞之言。得  
以中之。設有不常之臣。如韓淮陰者。在其中。聞  
之。必將喟然而退。仰天而大息。圖所以舉事矣。  
安能必其再拜稽首解兵就第乎。然所謂錄錄  
者。非獨石守信。王審琦。王彥超。諸將也。卽以趙  
普言之。前普而爲相者。質淳。仁浦。後普而爲相  
者。居正義。倫。皆固循簡默。無所表異。普乃得以







宋太宗論

太祖太宗授受之事。程敏政辨之辨矣。其言曰。胡一桂楊維禎之流。銳然欲以篡弒加太宗者。疑於不見李燾之全書。夫不見全書而輕於議人。猶刑官不本人之初牘。而深文鉤致。其言可謂至慎。然歷觀行事。弒兄之謫。實太宗自有以來之武功之劄。成於不行太原之賞。秦王之貶。始於盧趙相傾之際。帝之不仁見矣。楚王元佐。帝之長子。又愛子也。秦王遷虜州。力救而不得。



爲之憤冤失心。夫天子欲逐一弟而致愛子以  
狂疾。帝之忍絕天倫。豈復他人可解乎。襄王立  
爲太子。廟見之日。人心喜躍。帝卽不懌。且語寇  
準曰。將置我何地。夫已有之而忌之。又何有於  
其弟。與其兄之子乎。後之君子。但觀其終事而  
不諒其始事。則不韙之言。日至而不察。亦何辭  
焉。或曰。昭憲之命。非治命也。然太祖崩時。北漢  
未平。淮海吳越之士。未闢。十七年間。事多草創。  
使德昭遽爲天子。未必有淳化至道之治也。武

功旣歿。興元尹又薨。傳國之次。當在太祖之子  
孫。不當在秦王。且秦王爲諸王卽驕恣。又何能  
君天下。故秦王之存亡。亦非授受之所亟也。惟  
德昭之長子當立。而不立。而立已子。是則太宗  
之私也。太祖無魯隱之疑。而太宗有魯桓之謗。  
設以春秋之義處之。將如之何。德昭立焉。太宗  
相焉。意者成王周公之事。當日其猶可行乎。太  
平興國以來。相之不振甚矣。惟帝深知相道。賈  
黃中爲相。事多不決。帝戒其小心太過。失大臣



書請內供奉繫學士銜。除王繼恩宣徽使。帝皆不許。及謂宰相曰。中書政本。當進賢退不肖。賞當功。罪當罪。卽天下治。論相如此。呂李雖賢。其敢望乎。夫明於相道者。斯於君道亦庶幾矣。是故太宗之爲君。世無譏焉。

宋真宗論

天下之事。有心知其不可而故爲之者。真宗之天書是也。宋史言契丹之俗。主稱天后。稱地所獵。鴈鴒皆云天賜。祭祀誇耀。宋臣知其習而效之。以動敵人聽聞。宋臣者何。王欽若。其尤矣。欽若之請爲天瑞。託言於張國威。而心寔主於傾寇。準蓋度帝之英明。信準已深。他無可動。惟登山封禪。足以啓其雄心。而中生間阻。小人之害。正亦何常乎。敬天之主。卽以天惑之。而君子之



道消矣。又慮消之無其端也。則謬言中國之恥。文之以經以厚。集其毒然而爲之。君者其惑已甚。澶淵之役。欽若謂寇準以帝爲孤注。似也。獨不念聞寇之曰。陳堯叟勸幸蜀。欽若勸幸金陵乎。卽使孤注。不猶愈於棄國而奪者。未知所稅駕乎。契丹請平。寇準不嘗欲邀其稱臣。使獻幽州地以和乎。且條畫以進曰。如此則百年無事。不然則戎將生心。帝豈其忘之乎。君臣共事之辭。昭然中外。而一旦不察。則天下事無復有可

信者矣。然推察本末。帝終未嘗忘準也。周懷政之獄。朱能之叛。其事皆可借以殺準。而僅得相州道州之貶。大漸之曰。遺言寇準。李廸可託相信之。堅非王丁諸倖臣。可以恩擬也。玉清昭應之作。泰山汾陰之祀。孫奭崔立極言之。帝亦未嘗斥爲已甚也。惟行事之始。獨與欽若深謀。而懼其或洩。則帝反爲欽若所制。而五鬼比而熒惑。王捷汀州之賤民也。張正隨信川之道士也。無故而加以將軍先生之號。帝之尊寵五鬼亦



何異於王捷張正隨乎。君子則以爲猶戲也。雖然。欽若丁謂已矣。舍不肖而責賢者。帝之厭兵。實中於曹彬和好之言。而天書之敢於崇奉者。特王旦爲儀仗大禮諸使。且也東封之時。契丹假幣西夏求糧。且不乘此開導。止君邪心。而徒策預借三萬儲粟京師。爲處置得宜。前史震而書之。以爲美談。竊無取焉。夫治疾之家。不信醫而尊巫。則羣笑以爲惑。况無疾而興巫者乎。絕之甚易。而爭之不力。使李沆在必不其然。

### 宋仁宗論

史臣論仁宗之無愧於仁也。曰在位四十二年。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罰似縱弛。而決獄多明允之士。國未嘗無嬖倖。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信哉斯言乎。雖然。有君如此。而治終不若三代者。欲速之心。害之也。何則。治天下之形。與治一國之形。異。卽以農政言之。五季之時。方各爲國。而粟贍有宋。混一宇內。江浙淮南。相轉移。而時憂不足。推此類觀。力專者。易效。勢



身請一編  
卷四  
廣者難成。凡事之情可知。已慶曆之際。仁宗銳意太平。數開天章閣。召仲淹琦弼入對。授筆札。使疏當世事。求治之急。不少須臾。非千載一時。君子所樂得行其志者乎。抑知志之不可得行也。卽在於此。夫明主之求治。其勢不能以無輔。則必引大臣之賢者而尊顯之。旣尊顯之。而且虞其莫爲我用也。則日敦趣焉。於是大臣之賢者。日夜思有所效用於人主。不避嫌難。以爲之圖。而忌者弗是也。上之人旣不能寬日月以待。

之。而下之。深相忌者。復族立而求其隙。天下大矣。一時之興革。能盡當乎。遞相察舉之人。能用而皆無失乎。偶或不效而忌者。卽因以進言於人主。人主怫然而起。以爲我之任大臣如此。其至也。而終莫爲我用。則疑貳之心。生進退不一。而動見裁沮。雖有懿綱良矩。不一二年而俱廢。此害治之端也。夫仲淹之十事。韓琦之七事。八事。與富弼之世務十餘條。安邊十三策。當時治要。大畧在斯矣。若言其效。則非旦夕可致也。



使人主執聽不回。雍容信任。以觀於後。成周之治。可以復見。此非予之虛言也。嘉祐以後。富韓再用。其時風俗政教。近三代之仁義。有先漢之風。烈令前此諸賢無充。邠鄆楊之罷。久道化成。亦何疑乎。後人不原其端。徒見石介蔡襄語言之激。夏竦賈昌朝用計之深。以爲君子濶於言事。而踈於防奸。不知始用之日。范仲淹已先有憂矣。曰。欲速則不達。

宋英宗論

仁宗不豫。文彥博與富弼留宿殿廬。戒內都知史志聰曰。天子起居當告。不則行誅。英宗卽位。任守忠謀。間兩宮。韓琦立責之。蘄州安置。嗚呼。相臣之道。正矣。范曄之傳宦官也。謂奄尹載於月令。巷伯見之。小雅。其來已久。寔及東漢。委用漸大。實始於鄧后稱制。今考之治平。原陵初立。太后聽政。帝復疾作。中禁多疑。使非大臣親理。內外之事。則刑人含憲。動搖國家。其勢甚便。迺



終帝四年不聞有一人齟齬其間。未始非守忠之。竄。有。以。威。之。也。太后始疑帝。甚至有昌邑之問。琦修反覆匡劇。慈孝如初。每當奏對。不假寺人傳言。琦固善事太后與帝。太后與帝亦善任琦。甚哉人主敬大臣之有效也。敬大臣則左右畏。左右畏則外人無附。外人無附則上下不疑。而事功集。是以治平之時。帝無所事事。任琦其事也。琦亦無所事事。正色立朝。屹然不動其事也。相臣不動而天下之欲動者止矣。是故用止。

一人焉。內則兩宮安。而外則遼夏服。林駟曰。周以冢宰統閹寺。漢初以丞相監宮中。故無近習之弊。東漢用佞幸與政。唐命中人典兵。故有內廷之變。論厚陵者。止觀安置守忠之一事。足以信當日君臣之無間。然矣。元豐大臣一失其制。李憲王中正開其端。其後童貫握兵。梁師成預政。竟亂天下。可不懼哉。雖然。琦爲社稷臣。固也。曩者好水川之役。任福違節制而敗。使仁宗從廷議。責琦。琦且終身罪廢。雖高山大嶽亦所安。



史記一編 卷四  
見其雲雨靈怪乎。君子於是益思仁宗之忠厚。為有宋得人之本也。

宋神宗論

神宗之於新法。未嘗深信而樂行之也。廷臣頌言不便。則召講官屏左右詢之矣。韓琦疏入。則論執政罷青苗矣。鄭俠之圖上。則夕寢不寐。明日立罷十八事矣。且也憂大風而詔安靜。憂不雨而求直言。觀史書所載。求治之深。而慮民之遠。神宗之有聖性而加聖心也。雖謂之堯舜可也。夫上有堯舜之君。則下必有堯舜之輔。王安石其可以為輔乎。神宗有志於堯舜。始亦未敢



史記一編 卷四 十三  
自謂已然。然而其論先自安石發之。則可謂知心矣。况穎邸之時。韓維呂公著諸賢力薦安石。既有以深繫帝心。而安石復為堯舜善任不疑之說。以堅帝信。帝惟恐安石之一日去位。無以竟其志也。是故神宗之慕堯舜。猶漢武帝之好神仙。武帝之於神仙。仙人不至。黃金不成。而心終冀其一遇。故公孫少君之倫。不次尊寵。明知其不必然。而不絕其庶幾之望。安石之新法。其類是乎。告變者屢矣。而或者慮始之難。而將成之。

忌。則且堅任之。以觀其效。富弼之言。雖銘肺腑。司馬光雖當左右。而其論終三代以下。非三代以上。胡足以稱堯舜。而名愉快乎。則寧却諸賢。以從之。而不以為惑。迨惠卿傾危。王雱疽死。安石之意氣已盡。而新法之罪狀。且見於南交之露布。靈州永樂之役。死者六十萬。帝始知堯舜之可為。而不可為也。皆安石一人誤之。憂悸成疾。而輪臺悔過之詔。已不及下。是故安石之負神宗。與方士之欺武帝。視法有加。而於情猶一。



也。或曰：汴宋相臣之得君，無若呂夷簡、王安石。夷簡助神宗廢郭后，而不害於身，致太平。安石在政府，食無兼味，而卒大搖國命。且子公著與子雱去，又相萬安，在所謂天道乎？要之，繇是則益信用人者智，而自用者愚也。夷簡始以長寧之事，貶逐賢臣，後勸仁宗倚韓范，以西事而功成。至見孫沔之書，則憮然歎爲藥石。安石繇韓呂進身，富韓歐陽皆國耆臣，平日所敬事而不憚力，詆迨其強辨也。援盤庚以拒胥怨之民，引國僑以謝彗星之見。嗚呼！柰何其不思也。



宋哲宗論

嗚呼。小人之傾敗人主。亦何所不至哉。哲宗在位之九年。元祐改而爲紹聖也。章惇爲相。蔡京改法。林希典辭命。蔡卞修國史。黃履張商英來之。邵等主彈射。凡元祐之人與法。除之無不盡也。孟后賢德。宣仁所立。使郝隨興。獄廢之而立。劉婕妤其謀猶未止也。則誣宣仁以廢立。引邢恕爲助。而雜治焉。且自作詔書。請廢太皇太后爲庶人。嗚呼。何其悖哉。天下之母而幽之別宮。



宣仁數年之令主而欲降為匹庶既陷帝於不君復陷帝於不子使太后不叩閣宣仁其竟廢乎安民鐫黨碑不願書名張士良崇慶之寺人也蔡京安惇以嚴法迫之誣宣仁而呼天自明趣湯如歸紹聖諸臣雖無心獨不愧於長安石工與崇慶內侍乎是故欲治紹聖諸臣之罪者不必他人使安民與張士良治之而有餘矣然追本禍始元祐大臣未可謂無過也程頤蘇軾之相爭劉摯呂大防之致隙既授言者以端而

司馬光之用蔡京與大防之信楊畏為害尤烈夫君子之勝小人也恃何者以勝之恃理而已理不可必其必勝則恃時與勢時與勢合矣不相與信於同功而相與信於同禍天下後世之所大痛也且諸君子獨未聞治盜乎治盜者誅其首惡而散其徒與不然則盜集章蔡諸人之為盜大矣既不能誅之又不能散之不得已而為調停以平怨賢如范純仁能辨楊畏之弊端而猶主其說養盜於內而求無患其可得乎蔡



確屢起大獄奪人之位其罪可以赫然正誅乃  
 徒撫其遊車蓋亭一詩欲寘於法是即李定擿  
 蘇軾之故智舍其大罪而別為巧文又誰服乎  
 予間覽宋史論王安石為侍從時仁宗發其鈎  
 魚侍宴之詐內懷忿恚晚著日錄指斥之君父  
 且然何有百僚又見神宗時韓琦疏入安石稱  
 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  
 奉詔趙抃持以為俟安石出諭罷連日不決致  
 復召用持新法益堅大抵小人銳於報復而君

子。緩於內斷往往然也。



宋徽宗論

金人之南侵也。議者罪徽宗輕於伐遼。謂其寒盟無信。佳兵不祥。以予論之。伐遼未可盡非也。獨所用非其人。爾太祖痛石晉以幽燕賂契丹。特置封樁庫。諭侍臣曰。俟滿三五百萬。即往贖。不然。當散將士。冀必得。太宗欲成兄志。既平北漢。遂伐契丹。有高梁河之敗。於是契丹世為宋禍。今乘天祚之亂。與金連師。不勞歲月。而山前後十七州皆為我有。未必非光祖之盛烈也。何



史記一編 卷四  
小信之足。云然而卒召蹙國者。則用童貫之爲。謀不臧也。童貫初遣劉延慶出雄州而渡白溝也。郭藥師策其必危。後竟以不備而敗。士卒相踐死者百餘里。中國之弱。已爲金人所輕。迨金人攻居庸。克五京。而貫師復失期不出。是適與金以口實也。張穀之歸。金人責盟。卽函首歸之。致生藥師之心。六州皆陷。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卽宵遁。張孝純力止之。不得而河東盡失。喪亂弘多。有一非貫爲之者乎。議者又謂太祖始

欲都雒。太宗力請還汴。因歎爲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已盡。范仲淹亦言雒陽險固。而汴爲四戰地。有事當居雒陽。廣儲蓄。繕宮室。宣和之時。蔡京以張翬言。召楊時爲秘書郎。時且謂京都居四達之衢。高山巨浸爲沮。宜亟修戰備。使宋初開國。都雒而不都汴。金人雖強。其能卷甲直趣。爲牟駝岡之據乎。是又不然。婁敬論周之營雒。在於有德。易王無德。易亂。以道君爲之。君以曾布。蔡京諸人爲之。臣卽天險何庸乎。此建中元



史論一編 卷四  
年之赤氣任伯雨所以預憂夷狄也

宋欽宗論

不求才於平日而用人於臨時世必笑其大愚以爲必不得之數也獨臨時得之臨時失之其爲大愚更甚欽宗於李綱非乎崇寧以來國無正人禁近貴顯之臣皆蔡京王黼所引結驟聞師命競勸南幸襄鄧李綱泣拜邀止爲治戰守召四方勤王金人屯兵要成种師道入援議欲緩給金幣伺其惰歸扼而殲之於河及挾肅王而北楊時李綱爭請發兵躡敵而言皆不從則



史記一系 卷四  
李邦彥爲之梗也。虜旣撤圍，李綱料其入冬必南。力條秋防，耿南仲嫉之，出之於外。且詔罷諸召募兵，迨韓離不粘沒喝再侵，呂好問請集滄滑邢相之戍，遏奔衝，列勤王之師衛京邑，亦不之省。而南仲、唐恪等復請割地，是南仲、唐恪又一邦彥也。夫國家當患難，顛沛之時，常懼疾呼其人而不應，有賢者起而應之，左右謀議相親，倚如唐肅宗之於李泌，德宗之於陸贄，其猶有濟而偏聽，生惑，目睹其效，而甘爲疏遠，豈帝心

固別有指乎？求其指而不得，試設爲後人之苛論，以繩當日。意者金人議和之時，綱以剛往，未必其賢於李梲乎？四方二十餘萬之師，卽集，金人再至，未必不與六丁同敗乎？則請有說以證之。金使之來報成也，見帝倨甚，望見种師道，則拜跪稍如禮。凡彼中情，未嘗不怯也。特李梲過甚耳。使綱往折以大義，而奪其氣，金人必屈。金旣入城，懼都下人悉力巷戰，猶宣言許和，邀上皇出郊巷戰，尚畏况勤王之師乎？且金師之脇



二帝繇滑鄭而北。空都城不居。以與張邦昌。知其初志。未必利汴也。稍有以創之。則真定河陽之間。師翔翔而不下。敢屯青城。勒降表乎。若此皆事之所易見。而蔽不一省。自速其亡。帝固謂王黼六人已放戮。奸人殆盡。而不知當日之為相者。猶六人之黨也。至城陷之後。始言宰相誤我父子。其悔已晚。而王時雍徐希哲吳玠莫儔范瓊之流。甘於迫脇乘輿。北面異姓。要之此亦皆六人之黨也。前者崔鷗指章惇之惡。謂小人

兇忍天性。天下無事。不過陷賊。忠良破碎。善類積釁成禍。至於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自今觀之。其言皆驗。嗚呼。紹述諸臣之效。固何如哉。



宋高宗論

欽宗信和廢戰聽耿南仲唐恪而斥李綱遂有  
 青城之辱康王所親見也然猶有可解曰非其  
 身爲之卽位之初李綱陳十事薦張所撫河北  
 宗澤守東京興復之効著矣汪伯彥黃潛善間  
 之三臣斥死杜充代用而金人入淮四京盡陷  
 楊鎮杭明溫台之間奔走幾於不保則自其身  
 爲之矣然猶可解曰一試若夫捷懶遣秦檜入  
 中國主和而兀朮拘王倫河間分道入寇後連



史記一編 卷四  
敗不得志。復遣莫將議和。宋甘稱臣。完顏亮復敗其盟。而有三十二軍之出。其事且數試矣。康王何以終不之悟。作史者謂韋太后既歸。道君顯肅懿節之喪既至。康王慮淵聖南還。爲兩大不復迎請。又謂秦檜間言韓世忠張俊岳飛三大帥爲國患。康王忌之。用王次翁計。召赴行在。解其兵權。二者固皆質論。然不足以量康王之生平也。夫疑忌陰猜。君國者之大病。亦雄主所時有也。使康王內懷阻忍。心識大計。任用韓岳。

劉吳諸臣。戡定中原。迎復二聖。宋之天下。淵聖其能有之乎。無論淵聖。退不敢居。卽以義斷之急難。屬國以功爲本。建成。成。太宗而致禍。成器讓玄宗。以成德前代之事。亦云信矣。舍此不圖。而委國逃虜。甚至死而猶有申王之贈。忠獻之謚。此無他。畏金故也。尊檜者。以金故。則殺飛者。亦以金故。飛之死也。豈待建炎十五年始見哉。前者殺陳東。歐陽澈之時。已知有今日矣。張邦昌親屬。則錄用之。而李綱不赦。劉豫以濟南降。



金則名為大齊而關勝之死不憐凡忠宋者皆  
 康王之所深嫉叛宋者皆康王之所信愛信愛  
 之不足又敬畏焉類有性情不能以言語說辭  
 為力也夫衣冠氏族之家數傳而子孫式微大  
 不肖者為椎埋小者為人僕養其為人僕養者  
 似可遠刑罰離死禍而不知其虧體辱先也不  
 肖更甚於椎埋是故論人主而至高宗桀紂皆  
 令主亥廣猶英辟也後之為議者或削其君主  
 之號與以辱人之稱庶康王其少安乎何則名  
 之宋帝懼其有爰居之駭也

三十一



宋孝宗論

人主之勇於去佞。而篤於任賢。若孝宗者。亦可以無惑矣。史浩議棄德順。虞允文極陳其非而立罷。湯思退主和撤備。金人入楚濠。言者罪之。遂竄永州。至於近戚內侍。若張說之簽書樞密。龍大淵曾覲之幹辦皇城。張拭陳俊卿一為排論。皆先踈外。去邪之速。聽不喻時。雖真仁未有逮焉。然其後覲說復用。王抃甘昇相倚為奸。朱熹進立紀綱正心術之說。而帝怒為比我於亡。



史記一編 卷四 三二  
何相戾也。則其端繇於大臣之無人而朝廷之輕大臣。何以言之。帝初受禪。手詔張浚入朝。倚爲長城。苻離之潰。不忍言罪。復任都督。張拭奏劾。帝歎未聞將欲以當楚分相星。魏公父子之見知於上者至矣。自浚沒於隆興之二年。帝視在廷諸臣。無一似浚者。而大臣之賢者。若虞陳梁周之倫。亦用舍無恆時。謝廓然陳賈諸人之在言路者。又爲邪說禁僞學以搖上心。朱張胡呂皆厄於下而不得進。帝且左右視而歎其無

人。也不得已而欲自用。夫人主而欲棄臣。以自用。將何爲乎。天下之大。無論已。卽一宮之內。萬幾之暇。欲自用焉。又誰圖乎。自用旣必不能。而近臣卽揣上意。以自附人主。以爲我未嘗使之也。而天下已爭懼而與之。結是故善治之主。寧獎用質樸無華之臣。不任陰陽小數之士。寧挹損推讓以存大臣之體。毋攬斷內出以疑海內之心。孝宗嘗論唐德宗與陸贄論事。以其使中人傳旨爲失。而後日已之用舍。且不免於內批。



亦足鑒已。夫建炎紹興之間，傷天下之無君。乾道淳熙之間，傷天下之無臣。其所以使天下之無臣者，誰乎？甚哉高宗之為禍酷也。

宋光宗論

事有不得已而為之者，得已而復為焉，則其後必亂。宋高宗之內禪，不得已而為之者也。高宗忘天下之大讐，甘與金媾，岳飛之死，痛心載道。無論天下不能安，高宗亦無以自安。於是擇秀王之賢子而立焉。後世皆以其能立，藝祖之後也。而怨之且惟恐其禪位之不速也。孝宗之內禪，得已而為之者也。聖人在御，中原繫心無故而循，日至德壽宮之小孝，傳位太子。五年



身爲楊舜卿陳源所間而不能勢制則何  
爲也。且高宗遜位於紹興之三十二年崩於淳  
熙之十四年其爲上皇也。二十五年使高宗復  
爲帝。二十五年沈該万俟卨湯思退之倫盤固  
而不去。宋必且爲金盡。孝宗崩於紹熙五年之  
六月。而光宗內禪於是年之七月。凡光宗在位  
之年。皆孝宗太上之日也。使孝宗無禪。政出於  
一則李后之殺黃貴妃。得以詔廢光宗。幸無心  
疾而不朝垂華之失。可以不著此得已而爲者。

之大謬也。若光宗疾甚而盈庭勸朝。甚至陳傅  
良之引裾。彭龜年之流血。震動天下。宰相而下  
以去就爭者百餘人。太學生之上書請過宮者  
二百一十有八人。顯然加天子以不孝之名。不  
可一日立於人上。使韓侂胄得內託關禮。請於  
太后。自詭定策。則人臣之不善全君而謀國者  
適以爲累也。前者光宗有疾。壽皇不豫。徐誼謂  
當以疾禱祠郊廟。示百官。進嘉王決庶政。葉適  
亦謂父子相見。俟疾瘳。毋洵洵傷國體。使行是。



說。卽。至。戊。戌。之。變。喪。莫。迫。臨。下。獲。金。滕。之。義。上。託。諒。闇。之。禮。太。子。監。國。百。官。成。哀。未。爲。不。順。亦。何。至。倉。卒。寡。謀。大。臣。出。境。留。正。欲。避。趙。盾。之。誅。而。舉。朝。盡。蹈。鬻。拳。之。失。遂。爲。奸。人。所。乘。墜。國。大。命。哉。予。於。是。益。知。禪。讓。之。事。雖。父。子。之。際。不。可。以。數。爲。而。復。辟。反。政。之。風。在。後。世。人。臣。尤。難。言。之。也。

宋寧宗論

韓侂胄用事。左正言黃度欲疏其罪。內批除知平江。度曰。昔蔡京假內批擅權亂天下。今侂胄復然。請辭新命。蓋侂胄自知閭蠟封郡王。劉燾獻計。京鏗設謀。凡留正朱熹趙汝愚彭龜年陳騏諸君子之斥逐。謝深甫劉德秀劉三傑李沐諸小人之進用。無不自內批者。甚矣內批之爲奸臣資也。夫宋之內降。猶漢之鴻都。唐之斜封。其名非美人主行之。而不疑者。此必有小人以



獨斷之說誤上也。慶曆之時，柴中家請攬威柄，事從中出。仁宗以爲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而不便，則臺諫得言其失，改之爲易。夫仁宗豈不知事從中出之爲威重哉？顧以天下之事必與天下公之，則得失易知，且下之所以服上者，惟此號令刑賞耳。發之宮中，未明所向，中書不獲與聞，百司不及執奏，則在帝左右者，人○人○可○以○爲○政○矣。此朱熹所謂名爲獨斷而主威下移，欲求治而反亂也。寧宗不悟，而委之侂胄。

內批不已，遂假御批。天子熟視而不敢問，迨夏震殛之，玉津園猶懼其不死也。越三日而始下詔，君不能制臣，而臣反挾以制君，孰非從中出者之爲積漸哉？雖然，蔡璉告趙汝愚異謀，欲行證治。范仲藝責侂胄以同文館獄之禍，而其事遂寢。京鏜旣死，何澹、胡紘踈罷，而僞學禁弛。侂胄之惡，皆小人成之。察其本心，視京檜猶未甚也。卽伐金之役，使專任丘密，而毋用程松、吳曦之變，亦可不作也。且熙寧之用兵，其主之者，罪



相等也。安石賜帶而侂胄函首。豈同敗之中。有  
幸不幸乎。昔人言呂惠卿誤安石。安石誤神宗。  
予於侂胄亦云。

宋理宗論

理宗在位四十年。史彌遠史嵩之丁全賈似道  
相繼柄用。予恫乎其傷之。曰宋之不振其在斯  
乎。雖然。彌遠死而真德秀魏了翁復召。嵩之致  
仕而杜範為相。亦天下大可為之時也。且德秀  
敬德誠民之告。與了翁之二十餘疏。皆見嚮納。  
淳佑之間。範相一年。而舊德日升。嘉祐元祐之  
風漸復。鄂渚二帥。慷慨用命。率是以往。太平可  
致。顧無何而其人俱亡。何也。夫君子之不敵小



人非獨。人事有天命焉。史浩之家。三相繼寵。盡以永年。令終。徐元杰。劉漢弼。一言暴死。而天子不問。正直之難存。而庸回之厚福。亦從來數然也。惟有道之君。知君子生命之不猶。而務為大勝之術。於是及其少壯之年。登之朝廷。斷絕疑貳。以盡設施。是以功成而名立。苟其忽而不察。置之閑地。邪人既敗。而始悔悟。而策任之。顧歲月已久。精已消亡矣。此國家所以常不得正人。之用。而君子甚悲乎。過時也。理宗之於真魏。卽

位之時。既知其賢。而召之矣。顧以濟王之議。首拂大臣。使朱端常劾之。罷祠。棄置十餘年。而始命為學士。杜範為朱氏之學。直言憂國。亦以李鳴復之辯。踈之出外。遲之累年。而與范鍾同相。用不及其鋒。而志未究於世。迨其殂謝。而為之傷。怛亦何異魯哀公。不用孔子。而徒矢昊天。不吊之誅乎。或曰。理宗初政。黜王氏。而爭濂洛表章。朱呂。丕變士習。於正學明道。有大功焉。嗚呼。同時而不知其賢。異世而相與追慕。庸人無不



史論一編 卷四  
然也。岳飛之封鄂王。秦檜之奪爵。謚彼韓侂胄。尚能爲之。又何難哉。又何難哉。

宋度宗論

寧宗立太祖十世孫竑爲皇子。史彌遠間之。而立理宗。理宗欲立忠王禛爲太子。吳潛不可。而賈似道贊之。度宗立焉。繇是史賈功名震於兩朝矣。東漢桓帝旣崩。竇武援立靈帝。朝議欲加封爵。盧植獻書規武曰。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夫定策之功。賢如竇武。猶不可居。況彌遠似道。小人之尤。驟而當之。爲國患者。寧有紀極。是故理宗一立。而濟王貶死。忠王



定儲而潛竄循州二奸之寵日固宋事又安可  
爲哉似道在理宗朝受任援鄂密遣宋京如蒙  
古軍請稱臣割地納幣以和又用劉整計命夏  
貴殺俘卒毀兵僞稱大捷進少師封國公旣而  
拘留信使元兵遂圍襄陽以法言之當同侂胄  
函首入元而似道猶然以去要君寵任如故君  
子曰賈似道罪浮於韓侂胄而術勝於王安石  
置買公田所行經界推排法作銀關卽安石之  
新法也用劉良貴爲提領陳訔爲簡閱卽安石

之任呂惠卿鄧綰也詔權罷公田憤然求去卽  
安石之聞言請罷也度宗初立而棄官還越卽  
安石之堅臥不起也假下沱之寇報趣太后手  
詔迺起卽安石之再相自江寧七日至汴也然  
安石清彊而似道貪懦安石緣飾經術而似道  
酒伎狎遊安石執政之時猶有君子與之爭而  
似道自斥楊萬里葉夢鼎馬廷鸞之後舉朝無  
一人敢言其非安石用兵熙河雖王韶徐禧喜  
功致敗其時國賦兵力猶未大困而似道當元



師。再。至。所。恃。惟。江。漢。之。險。輕。聽。呂。文。德。以。委。之。  
 元。至。襄。圍。六。年。樊。圍。四。年。閔。不。以。聞。宮。嬪。向。帝。  
 言。之。立。賜。自。盡。此。卽。趙。高。拒。章。邯。之。使。虞。世。基。  
 諱。西。河。之。失。殆。有。甚。焉。蓋。度。宗。但。德。似。道。之。立。  
 已。而。不。知。國。亡。而。身。亦。無。所。存。似。道。但。知。掩。元。  
 師。之。至。可。以。固。已。之。爵。位。而。不。知。臣。主。俱。斃。之。  
 秋。躬。之。不。恤。而。何。有。於。它。迨。襄。陽。叛。降。而。帝。崩。  
 揚。州。軍。潰。而。賈。戮。始。信。度。宗。果。無。理。宗。之。福。而。  
 似。道。視。彌。遠。之。父。子。寵。終。當。亦。歎。爲。小。人。者。有。  
 幸。不。幸。也。



宋恭宗端宗論

度宗既崩。三子皆幼。賈似道策立中子昀。是爲恭宗。元伯顏入臨安。恭宗蒙塵。陳宜中等立益王昀於福州。踰年而崩。羣臣欲散。陸秀夫與衆共立衛王昀。遷於厓山。爲張弘範所迫。秀夫負帝入海中。度宗三子皆帝。而宋遂以亡。然恭宗北行時年六歲。端宗之崩十一歲。末帝沈海以八歲。伯顏所云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天下於小兒。其然歟。賈似道援立恭宗之時。侈然謂功。



獨班起居元師大舉入寇猶執居中之說不肯  
 視師既因人言後行復使宋京請和元人不許  
 不得已而出軍魯港孫虎臣夏貴不戰而潰遂  
 同奔揚州舉朝上書請斬似道鄭虎臣乃殛之  
 於漳州木縣菴當日人心無不稱快然非國之  
 幸也從來國有大奸始則奸人伺國繼則國聽  
 於奸人昔太宰嚭有亡吳之罪然太宰戮而吳  
 已亡江充有賊漢太子之心然江充誅而太子  
 亦死似道秉政三朝怨塞海內使無江上之潰

似道不誅使似道不親視師則師不卽潰是似  
 道貫盈之罪必假手於視師始可快其誅夷而  
 不知大軍一潰宋之天下已隨似道同盡也似  
 道既死王燾章鑑留夢炎庸老不任惟陳宜中  
 亢厲爲名高太后倚重之而反覆譎悍等於似  
 道殺鄭虎臣爲似道報讎也阻文天祥去異於  
 似道者也聞言遠遁數召不至卽效似道乞歸  
 之術而甚之也且汪立信沿江之策文天祥四  
 鎮之謀張世傑請集勤王之師一戰而決苗再



身言一紀  
成欲合兩淮兵圖興復四者皆可以濟而一厄  
於似道再厄於宜中兵銳漸盡而元乃坐大徒  
令太后幼主流離北狩躑躅閩廣至今讀德祐  
思歸哀詞與楊太后趙氏塊肉一語恨不能起  
二賊於九京正誅兩觀也或曰元初破獨松關  
臨安戒嚴一時朝列如常懋文及翁倪普魯淵  
子潘文卿李可等數十人皆遁太后榜列朝堂  
招之不應臣之無良豈獨賈陳抑知以去要君  
始於賊賈宜中夢炎王爚章鑑從而效之朝列

成風視為固然殆不足怪夫世至大變王法絕  
而人心存朝廷亂而草野治忠義仗節誓死如  
歸者不在大臣在小臣不在近臣在遠臣不在  
榮寵之臣在罪廢之臣不在已仕之臣在未仕  
之臣徵之宋亡尤信然觀賈似道當元師逼京  
尚貪立幼陳宜中相益王時猶諷臺諫劾陸秀  
夫萬世而下賊臣誤國其瀕死不悔如一轍也



元論  
 間讀元史自鐵木真至於蒙哥之世其可亡者  
 有二焉太宗之歿馬乃真稱制越四年而始立  
 定宗則已曠四年無君矣定宗既亡事猶中乘  
 三年而殂海迷失復稱制四年則又曠四年無  
 君矣夫曠月無君春秋卽以爲譏况歷世乎宜  
 乎諸王相攻大旱連歲水涸草焚危亂日告也  
 然而不亡者何也意者猶有老成人乎六后之  
 時耶律楚材以憂死矣然而不亡者何也蒙古

元論

間讀元史自鐵木真至於蒙哥之世其可亡者  
 有二焉太宗之歿馬乃真稱制越四年而始立  
 定宗則已曠四年無君矣定宗既亡事猶中乘  
 三年而殂海迷失復稱制四年則又曠四年無  
 君矣夫曠月無君春秋卽以爲譏况歷世乎宜  
 乎諸王相攻大旱連歲水涸草焚危亂日告也  
 然而不亡者何也意者猶有老成人乎六后之  
 時耶律楚材以憂死矣然而不亡者何也蒙古



之始興也。蒼狼白鹿，秘史之事，可以不言。而阿  
蘭之生，端人月輪之驅赤烏，實以開國。豈元以  
婦人興者，不以婦人亡乎？憲宗以拖雷之子，爲  
衆所推，分封善任，政復有紀，而隕身合州。二驢  
負轡，世以爲竄，失烈門徙死。二后之報，要元之  
所以終不亡者，何也？竊以其時度之。夏金之滅，  
欽蔡之降，西域內屬，諸夷震恐，天下之大，盡爲  
元有所獨存者，宋耳。宋之所恃，惟荆襄淮甸，自  
保之不暇，而無以致難於人。是以在元無敵國。

之憂，而女子得便其優游之勢，猶之秦政然。太  
后雖亂於內，而六國旣弱，不能起而乘之。非夷  
狄之不可亡，乃中國不能亡夷狄也。夫中國之  
將亡也，冀其不亡而亡夷狄之可以亡也。冀其  
亡而不亡，若是者，豈非天乎？然宋用一賈似道  
而亡其國，元歷二寵后而不病於其有天下，以  
是見小人之禍，尤烈於女子信然。



元世祖論  
忽必烈非有道之君也任阿合馬而殺崔斌任  
盧世榮而罷崔彧任要束木而陳天祥係獄任  
桑哥葉李而郭佑楊居寬誅死任忙兀帶而劉  
宣自殺即其悔悟果斷旋見夷戮然混一以來  
十五年間奸人相繼用事鉤考規措殆無虛日  
至寵楊璉真加發宋室陵墓罪覺下獄猶釋不  
問官其子暗普為左丞八思巴死贈號帝師此  
直胡人貪悖之尤不知前此何以得天下也夫

元世祖論

忽○必○烈○非○有○道○之○君○也○任○阿○合○馬○而○殺○崔○斌○任  
盧○世○榮○而○罷○崔○彧○任○要○束○木○而○陳○天○祥○係○獄○任  
桑○哥○葉○李○而○郭○佑○楊○居○寬○誅○死○任○忙○兀○帶○而○劉  
宣○自○殺○即○其○悔○悟○果○斷○旋○見○夷○戮○然○混○一○以○來  
十○五○年○間○奸○人○相○繼○用○事○鉤○考○規○措○殆○無○虛○日  
至○寵○楊○璉○真○加○發○宋○室○陵○墓○罪○覺○下○獄○猶○釋○不  
問○官○其○子○暗○普○為○左○丞○八○思○巴○死○贈○號○帝○師○此  
直○胡○人○貪○悖○之○尤○不○知○前○此○何○以○得○天○下○也○夫



周○入○於○秦○非○呂○政○之○仁○赧○王○之○弱○也○晉○滅○於○宋○  
 非○劉○裕○之○賢○恭○帝○之○微○也○當○宋○景○定○時○蒙○哥○死○  
 於○合○州○阿○里○不○哥○守○和○林○不○至○忽○必○烈○勢○且○岌○  
 岌○聽○廉○希○憲○早○定○大○計○之○言○始○卽○位○中○都○改○元○  
 中○統○成○都○青○居○六○盤○諸○帥○猶○與○和○林○相○結○舉○兵○  
 關○隴○幾○危○而○得○安○亦○何○敢○望○為○中○國○主○哉○然○以○  
 僅○保○臨○安○之○宋○敵○全○有○中○原○之○元○其○地○不○勝○以○  
 賈○似○道○陳○宜○中○敵○廉○希○憲○史○天○澤○其○大○臣○不○勝○  
 以○孫○虎○臣○夏○貴○敵○伯○顏○阿○木○其○將○帥○不○勝○三○者○  
 皆○不○勝○而○又○挾○四○歲○之○王○與○久○在○兵○間○者○角○如○  
 是○卽○宋○不○欲○亡○元○不○欲○成○功○不○可○得○也○然○天○既○  
 興○元○而○復○不○生○一○盛○德○之○人○為○其○創○業○之○主○蓋○  
 不○得○已○而○興○之○復○不○得○已○而○欲○速○亡○之○凡○所○以○  
 處○夷○狄○強○暴○者○理○數○然○也○



元成宗武宗仁宗論

成宗鐵木耳。太子真金第三子也。武宗海山。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成宗兄答剌麻八剌之子也。真金仁孝恭儉。受學於姚樞竇默許衡諸大儒。天下屬心。不幸爲奸黨答卽古阿散等所搆。發臺臣內禪之謀。失歡世祖。竟以憂死。世祖旣崩。鐵木耳來會喪。玉昔伯顏以大義責諸王。奉爲天子。嗣位十三年。號稱守成令主。其崩也。太子德壽先死。海山當立。而遠在北邊。成后乃屬



意安西聽左相謀欲斷其歸路賴田忠良張昇  
 何瑋力爭之其事遂寢哈刺哈孫奉迎海山恐  
 懷寧道遠內難間作先南迎愛育黎拔力八達  
 於懷州李孟力贊愛育疾至京師中外始定既  
 海山北至愛育讓位約以兄終弟及武宗後竟  
 致位仁宗當時人心未嘗不快真金之賢子孫  
 世為天子而後世尚論者感海山兄弟之讓謂  
 夷狄之君賢於諸夏也唐宗功高天下而有蹠  
 血臨湖之變宋宗受位太祖而不免枉斧斲地

之疑兩君皆中國之賢主猶然動心神器含釁  
 骨肉今武宗兄也仁宗弟也兄未至而弟為居  
 守監國靖變虛位以待兄之至其時之難難在  
 仁宗兄有子不立立弟為太子臨終授命而無  
 所愜其時之難難在武宗且仁宗初入諸王濶  
 濶牙忽都咸勸進而正辭拒之李邦寧與三寶  
 奴相比說武宗勿舍子立弟而怫然不悅誠心  
 發中不為利易雖後日仁宗負約自立其子視  
 武宗有慚德要論當時兄弟授受之際亦足以



史記一編 卷四  
愧中國之嗜利忘義。宗族相夷者矣。或言成仁守文。武宗不道。其尤異者。寵伶官爲平章。加宦者爲丞相。任西僧爲學士。使當日武宗不立。無道或不若是極。然仁宗在中宮。能爭歐僧斷截之刑。而卽位之時。猶遣李邦寧釋奠於孔子。加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豈宦官尊寵習爲固然。抑夷狄之禮驟進而中國。其一時秕政未能盡革歟。

元英宗論

英宗孝友仁諫。元子之日。時有令德。卽位以後。追削迭兒。專任拜住。海內望治。而南坡之變。猝起行幄。君相同盡。若當日之大風拔木。宮殿火災。已先告焉。論者咎其不謹。而悼所從來。以爲鐵失之逆。成於主之果殺。以予觀之。非主果殺之失。乃不斷之患也。何則。仁宗崩。歷四日。鐵木迭兒以太后命入中書。殺大臣蕭拜住。楊朵兒只。大奸著矣。李孟之遷封事之奏。主嘗折之。及



其死而始毀碑奪爵抑何晚也鐵失與迭兒相  
 結為父子既籍迭兒家而鐵失仍領左右阿速  
 衛是明與以隙也且柳林之獵鐵失入見主顧  
 謂宦者曰朕見此人深有所懼則主已久慮鐵  
 失之難制矣不蚤為之所何歟夫小人之在左  
 右也不可使之狎人主亦不可使之懼人主懼  
 形既成君不圖臣則臣先圖君必至之勢也元  
 主怒殺觀音保等之諫造佛寺而反委鐵失以  
 振舉臺綱是主之所欲殺僅能殺賢臣不能殺

臣也黑驢等之謀逆不待鞠狀而誅籍而鐵失  
 也先以御史樞密領衛兵而不問是主能斷大  
 臣不能斷佞臣也讀史者覽至治三年八月癸  
 亥之事深悲主為君之日淺而及身之禍速是  
 以年月粲然畢書噫使迭兒不死主之受殺不  
 俟斯日矣



元泰定帝明宗文宗論

英宗被弒。晉王也。孫鐵木兒入繼大統。論者謂  
 鐵失謀逆。晉王與聞乎。故其歿不舉。請謚升祔  
 之典。明其為賊也。然考之信史。晉王鎮北邊時。  
 鐵失密遣幹羅思以謀來告。請事成。推王為帝。  
 王囚幹羅思。令人赴上都告變。既英宗遇害。諸  
 王按梯不花等迎王。立於龍居河。即聽買奴言。  
 盡誅鐵失賊黨。始發其謀。而繼鋤其黨。王非獨  
 有善名。殆有善實焉。所云與聞乎弒者。妄也。論



史記一編 卷四 四八  
者又謂武宗禪位仁宗。仁宗既崩。次當在武宗  
二子。仁宗不立兄之子而立其子。子復受弑。主  
元祀者非武宗二子。其誰。然晉王裕宗之孫。甘  
麻刺之元子。在世祖孫行。其次爲長。一旦國遭  
大難。武宗二子遠在南北。因諸王推戴。乘間正  
位。定變。倉卒經權之際。無所不順。晉王自立。正  
矣。王崩而太子阿速吉八繼之。亦正也。孰意燕  
帖木兒與滿禿等久懷異圖。泰定一崩。忽唱武  
宗二子當立之說。遣使迎懷王圖帖睦爾於懷

州。迎周王和世竦於漠北。而太子卽位上都。分  
兵入討矣。太子敗。劬懷王先入。周王繼至。儼然  
稱帝。立懷王爲太子。遂不能相容。而周王暴卒  
矣。夫周王之不立。罪在仁宗。而不在泰定。群臣  
欲立周王。當言於仁宗。定儲之時。而不當言於  
泰定。易世之後。且旣迎周王。復迎懷王。懷王稱  
帝。周王亦稱帝。明示以兄弟並角之形。而爲之  
臣者。又無哈喇李孟阿沙康里之忠智。調和於  
內外。欲望懷王復爲讓兄之舉。其可得乎。嗟乎。



秦○定○之○誅○鐵○失○子○嬰○之○戮○趙○高○也○懷○王○之○弒○周○  
王○卽○胡○亥○之○賊○扶○蘇○也○要○其○禍○本○繇○仁○宗○一○念○  
之○私○偏○聽○鐵○木○迭○兒○不○立○周○王○以○至○此○佞○人○片○  
言○三○世○罹○毒○悲○夫○

元順帝論

秦○亡○於○胡○亥○隋○亡○於○楊○廣○元○亡○於○妥○懼○帖○睦○爾○  
胡○亥○之○亡○以○暴○楊○廣○之○亡○以○淫○順○帝○之○淫○暴○未○  
若○二○主○之○甚○也○且○元○自○世○祖○以○來○國○無○壽○君○書○  
無○逸○所○云○厥○後○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  
五○六○年○或○四○三○年○是○也○順○帝○在○位○三○十○六○年○視○  
諸○宗○最○稱○壽○考○而○國○亡○於○其○身○則○何○謂○也○予○嘗○  
觀○三○代○以○下○號○混○一○者○莫○彊○於○秦○莫○富○於○隋○莫○  
大○於○元○三○者○皆○最○難○亡○之○國○而○元○爲○尤○甚○秦○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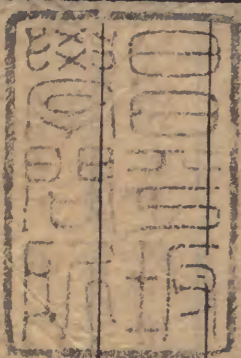
史記一編 卷四 五十一  
雖彊其時天下初服六國之人心猶思其舊祖  
龍未死積怨已深繼以胡亥其亡忽諸隋堅得  
國於宇文平陳之後身享一統者二十餘年國  
勢視秦較固矣而楊廣以弑逆蹙上以淫虐威  
下在位十三年而宇文化及弑之蓋隋之勢固  
於秦廣之惡甚於亥然而時有難易是以亥三  
年亡廣十三年亡也元至明文之世天欲亡之  
者亟矣酈王年七歲立甫閱月而殂順帝以明  
宗長子文后決意迎立既而出文宗廟主遷太

后東安殺燕帖古思於高麗世皆謂文宗弑兄  
文后弑明后八不沙宜有順帝之報又謂順帝  
雖雪先君倉卒之讎而忘太后援立之德報施  
未可謂當抑知此僅其一家恩怨之事非天心  
之所繫也天心之所繫在於深惡夷狄之爲君  
而不得所以驟亡之道於是主以昏庸之君久  
其位而厚其毒使賢臣日消佞人日長太子亂  
於內盜賊亂於外猶之西漢外戚之禍太后壽  
考歷元成哀平四世爲王氏宗主以養成莽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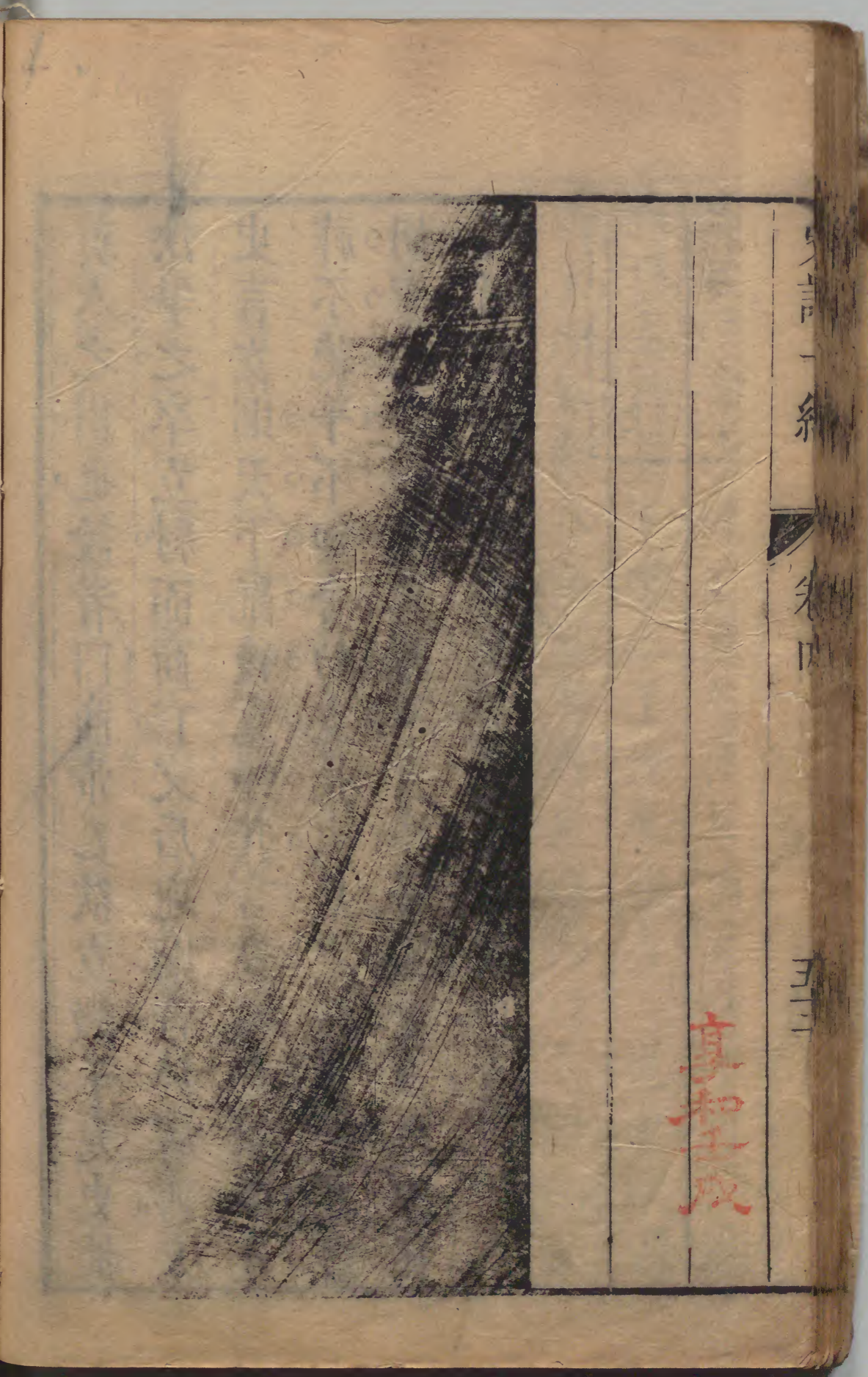


也。元不可以不亡。與秦隋同。而其勢不可以遽亡。與秦隋異。宋室之子孫無與者一也。中原湖廣東浙。姑蘇八閩。劔閣廣東。遼陽之兵。雖相繼起。而疆宇之廣。兵甲之多。財賦之克。猶未盡絀。二也。二者皆不足以亡元。惟昏庸如帝。久在高位。則可以亡元。是故太子殺太平。則天下無父子。李羅囚奇后。則天下無君臣。直節之臣死。而善言不聞。戰勝之將亡。而軍勢益蹙。凡順帝之優游危亂。淫戲秘密。坐斃而不知所省。適以待

真人之出也。說者曰。商帝乙欲立微子。太史據法爭之。卒立紂。而商亡。文后迎順帝於廣西。太史言立。則天下亂。後竟如其言。豈不立順帝。元祚不絕乎。不知舍幼立長。太后之正。百年運盡。胡虜之常。即使其時不立順帝。而立古思。亦徒多骨肉相攻之禍。於元之存亡無與也。







身言一紙

卷四

五三

真和正成







